# 《私奔 B 计划》中伊莎贝尔的主体性建构

余皓扬
（成都锦城学院）
DOI：10.65285/KYLT.V1I2.006

**摘　要：**《私奔 B 计划》中的女主角伊莎贝尔颠覆了传统浪漫爱情叙事的套路，她不再被动等待救赎，从打破宿命、放弃错的婚姻到奔赴真爱，伊莎贝尔始终掌握着自己人生的选择权，极具主体性。然而伊莎贝尔的主体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逐步建构完成的，一开始，她只是“被传统规训的伪主体”，随着计划的持续失控，她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在毅然决定放弃婚约前往莫斯科追爱时，成长为“忠于自我的真正主体”。当然，她的主体性也存在着局限性，在浪漫爱情故事的框架之内，没有实现真正的人格独立，也没有对社会规训的反抗。
**关键词：**私奔 B 计划；伊莎贝尔；主体性；构建；局限

**The Construction of Isabelle's Subjectivity in *Un Plan Parfait***

Haoyang Yu
Chengdu Jincheng College

**Abstract:** In *Un Plan Parfait*, the heroine Isabelle subverts the conventions of traditional romantic narratives. Instead of waiting passively for salvation, she always holds the right to choose her own life — from breaking away from predetermined fate and abandoning an unsuitable marriage to pursuing true love — and therefore possesses prominent subjectivity. Nevertheless, Isabelle's subjectivity is not innate but constructed step by step. Initially, she is only a "pseudo-subject disciplined by tradition". As the plan keep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her self-awareness awakens gradually. When she resolutely decides to call off her engagement and travel to Moscow for love, she develops into a "true subject loyal to herself". Admittedly, her subjectivity has limita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omantic narrative, she fails to attain genuine personal independence and does not mount resistance against social discipline.
**Keywords:** *Un Plan Parfait*; Isabelle;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limitations

**前言：**

《私奔 B 计划》是 2012 年上映的法国浪漫喜剧电影，讲述了女主角伊莎贝尔荒唐的追爱故事。伊莎贝尔是个牙医，生活稳定，与男友相恋十年，有着结婚生子的规划。不幸的是，她来自一个被诅咒的家族，所有女性成员的第一次婚姻注定以离异收场，只有第二次婚姻才会迎来幸福。伊莎贝尔为了确保婚姻美满，规避这一厄运，她异想天开地决定前往异国他乡找个陌生人闪婚闪离。她意外盯上了旅游杂志编辑让 – 伊夫，追着他来到了非洲，在肯尼亚原生态的美景之下，上演了一连串倒追男人的戏码，终于得偿所愿，完成了原始部落的婚姻仪式。伊莎贝尔以为那只是个欺骗“诅咒”的 cosplay 游戏，一回到巴黎，就甩掉让 – 伊夫，准备安心嫁给男友。却发现在非洲部落签署的婚约已在法国备案，在法律上她已是已婚身份，她不得不飞往俄罗斯寻找让 – 伊夫。为了逼让 – 伊夫主动提出离婚，伊莎贝尔做了许多出格的事来羞辱让 – 伊夫，让他出丑。让 – 伊夫却如同真正坠入爱河一般，毫不介意，却在意外发现了伊莎贝尔的荒唐计划后同意离婚。拿着好不容易获得的离婚协议，伊莎贝尔却意识到熟悉的生活并不是她想要的，她毅然与男友分手，再次飞往俄罗斯追爱。

**一、伊莎贝尔的主体性**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提出：女性并非天生既定，而是后天被社会、家庭、婚恋规训塑造而成，女性的真正独立，在于摆脱“他者”身份，挣脱既定的人生范式，主动建构自我存在价值。

伊莎贝尔的形象，正好表现出了法国现代女性的主体性。她们敢爱敢恨，将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家族的每一位女性都必须经历一段失败的婚姻才能获得幸福，这是影片预设的宿命。伊莎贝尔拒绝接受这一宿命，表现出了惊人的行动力。她精心制定计划，研究法律，物色合适的“假结婚”地点和对象，从巴黎到肯尼亚再到莫斯科，她一路主动倒追。表面看，她是绝对的主动方，她想要什么，她就去做什么，全程主导了自己的成长、抉择和蜕变。但行动力并不等同于主体性，伊莎贝尔空有行动力，却缺乏了独立的判断，她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维护他人所定义的幸福，而缺乏对幸福的自我认知和自由选择。

**二、主体性构建的三个阶段**

伊莎贝尔的主体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分为三个阶

段逐步构建的。

（一）虚假的主体性——被塑造的“他者”

伊莎贝尔表现出极致的行动力，计划、诱惑、结婚、抛弃、挽回……都是她的主动选择。但是，这时候的主体性是虚假的。原因如下：

1. 被传统叙事规训

家族所谓的初婚诅咒，不过是家族女性的婚姻失败经验总结，完全没有考虑到个体的差异性。婚姻幸福与否，取决于个体的择偶标准和婚姻观念，而不是由基因或命运来预设好的。伊莎贝尔却从未质疑这一宿命传说的合理性，先天就把个人幸福与婚姻制度绑定。在影片开头，伊莎贝尔对诅咒的焦虑、对求婚的迟疑，甚至她为了摆脱诅咒所精心设计的B计划，正是因为她完全地被失败者叙事所规训，在踏入婚姻之前便已自我定位为“失败者”，丧失了对婚姻的信心。

2. 迎合他者构建的婚恋秩序

高富帅男友、稳定关系、体面婚姻，这是社会认可的幸福模板。伊莎贝尔的行动力，直接源自于家族的诅咒叙事对她婚姻秩序的阻断。她为了规避婚姻失败的努力，也并非源于自我的情感诉求或人生追求。恋爱十年间，伊莎贝尔与男友的相处高度模式化：固定的日程、固定的场所、固定的菜单，也许连亲密关系也有固定的脚本。她服从了男友代表的刻板秩序，压抑热爱冒险、自由的天性，放弃了表达自我个性和自主探索的权利，将自己封闭在重复的、维持性的秩序中。

3. 极端自我中心，将他人工具化

伊莎贝尔对抗诅咒的计划，是对第一段婚姻进行无效化处理。这种用一段“错误”的婚姻去交换另一段“正确”的婚姻的做法，把婚姻制度本身物化为可利用的工具。她主动物色闪婚闪离的对象，刻意利用、欺骗甚至羞辱让–伊夫，完全忽视对方的情感，将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当作了工具。她所有行动的都是为了规避自身风险而出发的，这种自我中心，将他人甚至自己都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扭曲了伊莎贝尔的主体性。主体性的确立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我说了算”，而是需要在与他者的相互承认中完成。

（二）主体性的觉醒——计划的持续失控

波伏瓦强调，女性的觉醒从来不是自发的，而是始于既定生存处境的破裂。横跨非洲、俄罗斯的荒诞旅程中，伊莎贝尔精心设计的闪婚闪离计划持续失控，她被迫脱离舒适区，面对种种未知的意外，这正是她主体性觉醒的契机。

1. 人选失控——“丈夫”不是可替换的工具

约定好的“婚约者”消失，伊莎贝尔迅速锁定让–伊夫作为替代品，她第一次认识到工具化他人的错误。作为活生生的独立个体，让–伊夫不具备被工具化的可能：身为旅游指南编辑，他经济独立，在物质上不依赖于伊莎贝尔；他个性鲜明，尽管是个话痨，但是善良又固执；他有独立的思维能力和情感能力，面对伊莎贝尔的诱惑，他从不按照伊莎贝尔的预设来给予回应。

2. 流程失控——“假计划”被真实性击败

伊莎贝尔原本计划去丹麦迅速走完婚姻流程。但遭遇意外后，她临时追着让–伊夫到了肯尼亚。非洲的土地、食物、动物、交通工具，全都不按照她的计划行事。最关键的是，她以为自己只是“演出”了一场婚礼仪式，结果酒后随意写下的羊皮婚书，被寄到法国正式在法律上登记生效。虚假的结婚计划被法律的真实性击穿，她不得不再次联系让–伊夫，继续两人的纠葛。

3. 工具失控——主体性反噬

伊莎贝尔原本以为让–伊夫会乖乖当一个工具，安分地出演完结婚仪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人不是工具，让–伊夫把自己真正当成了伊莎贝尔情感上的对象和法律上的丈夫。面对工具的反噬，伊莎贝尔用尽了手段，试图使让–伊夫厌烦自己主动在离婚协议上签字。而让–伊夫始终拒绝被物化为工具，即使发现了伊莎贝尔利用他假结婚的真相，仍然选择包容不报复，坚守了自己作为主体的尊严，反而反衬出伊莎贝尔的虚假。这一刻，权力关系出现了反转，伊莎贝尔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掌控者，她被拉入她设的局，必须正视自己对他人的伤害。

4. 自我失控——自身的欲望觉醒

非洲特色食宿、狮口求生、徒步穿越草原、夜空中的繁星、原始部落的婚礼、图–95 轰炸机的失重时刻、莫斯科的雪夜……一系列脱轨的经历重新激活了她的欲望、恐惧和兴奋感。她不再是冷静权衡利弊的理性主体，而是被抛入世界的感性主体。她开始接受失控、享受自由，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被触动、被改变，开始意识到自己所期待的“完美人生”，并不是出于个人意愿；也开始共情他人。骗局曝光后，面对让–伊夫的包容，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自私，产生了愧疚之心，开始对自己无耻利用他人的行为展开道德审判。

这一时期，伊莎贝尔经受着理智与情感的拉扯：理智上，她渴望回归安稳生活，与男友步入婚姻的殿堂；情感上，她已无法接受过去一成不变的生活模板，试图改变。

（三）主体性的确立——完成自我超越

波伏瓦用“超越性”来定义女性的真正自由与主体性。她认为女性的独立绝非安于固有处境，而是主动打破既定的生存模式，通过自主抉择与自我创造，完成自我超越。

1. 挣脱规训

她不再相信家族的婚姻宿命，不再按照二婚才能幸福的逻辑去规划人生，拒绝被预先定义为婚姻中的失败者，选择依赖自己的主观感受去进行决策，主动挣脱了家族规训。同时，也看清了与男友的固化相处模式的弊端，这种模式化剥夺了她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生长的空间。她意识到这样的婚姻也只会是标准化的婚姻，毫无惊喜可言。她放弃了男友，就是放弃了世俗定义的美满婚姻范式，自主意识完全觉醒。

2. 自我选择

伊莎贝尔最终放弃婚约，选择让–伊夫，这并非基于物质条件或社会地位的理性比较，而是基于情感真实性的决

断。两个男人，代表了两种生活方式，让－伊夫代表着未知的、充满可能性的自由人生；男友，代表着可控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模板。她选择了让－伊夫，第一次婚姻的对象，不只打破了家族诅咒的叙事，也打破了“选择最优解”的中产阶级价值取向。伊莎贝尔的选择是一种本真的自由行动——她不再通过男性的社会价值来确认自身价值，而是交由自己的情感来做决断。

3. 奔赴自由

伊莎贝尔再次飞往莫斯科寻找让－伊夫，这一次的追爱不再出于工具性的目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情感选择。她不再有周密的计划，她面临的是未知的结果：让－伊夫可能拒绝她的示爱，可能已经爱上他人，可能不愿再被她伤害……她服从于自己的欲望，主动暴露于未知的危险中，敢于承担自主选择的代价，从而确立了完整的主体性。

**三、伊莎贝尔主体性的局限**

依托波伏瓦《第二性》的女性主义视角审视，伊莎贝尔最终建构的主体性仍然具有局限性，她没有形成完整的女性独立叙事，也没有完全实现自我超越与人格独立。其局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没有摆脱浪漫爱情叙事的框架

作为浪漫爱情喜剧的女主角，伊莎贝尔的主体性，被局限在真爱叙事之内。伊莎贝尔所有的冒险、反叛与自我发现，最终都离不开“找到对的人”这一意识形态框架。她的主体性构建并未形成独立叙事，完全围绕男女关系展开。她为了与男友结婚生子制定了闪婚闪离计划；她为了让－伊夫追到了非洲经历重重冒险；她为了让－伊夫最终飞向莫斯科。伊莎贝尔所有行动的最终目的，都是获得一个男人的爱。

2. 缺乏对社会规训的反思与反抗

伊莎贝尔主体性的突破停留在个人层面，缺乏对社会规训的反思与反抗。伊莎贝尔的整个反抗逻辑，从闪婚闪离的计划到最终追向莫斯科，都与婚姻相关。男友代表压抑自我的旧秩序，让－伊夫代表解放自我的新可能。伊莎贝尔不过是在两种男性、两种人生的对照中完成价值取舍，用一段适合的婚姻取代了一段不好的婚姻，却从未质疑婚姻制度本身。

**结语：**

总之，《私奔B计划》中的伊莎贝尔呈现出女性主体性的觉醒过程：她从社会建构的他者身份中觉醒，成长为一个能够选择、能够承担、能够主动行动的主体，最终通过自我超越完成了主体性。尽管她的主体性具有局限，她的目的仍然是一个男人，她的选择仍然在婚姻制度之内。伊莎贝尔不是什么女英雄，她是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女性，在浪漫喜剧的叙事框架中，伊莎贝尔完成了对女性主体性的解构和对女性独立人格的重塑。她的主体性有局限，但局限之内她确实行动过；她的选择被限制，但选择的那一刻她是自由的；她的反抗不彻底，但不彻底的反抗也是反抗。伊莎贝尔的成长告诉我们，真正的主体性，不是制定完美的计划去规避风险，而是敢于面对未知，忠于自我，承担选择的勇气。

**参考文献：**

[1]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Ⅰ、Ⅱ [M]. 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2] 郑克鲁，女性问题的透视与自省——对女性主义理论经典《第二性》的解读 [J]. 学习与探索，2008(03):186-189.

[3] 许航李婉莹，女性主体性书写与叙事异质性：中国女性电影文学成长叙事的百年流变与当代转向 [J]. 东南传播，2025(08):79-83.

[4] 宋秉冰，身份置换下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坠落的审判》中的自由主义和女性主义 [J]. 嘉应文学，2023(24):84-86.

**作者简介：**余皓扬（1984年4月－）、女、汉族、四川省成都市、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法国文学、法国社会与文化、法语语言学、跨文化交际。